巾帼热血沃中华
—— 赵一曼的故事

真实姓名及家世

赵一曼是著名的抗日女英雄。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学名李淑宁，乳名端女儿。又化名李一超，赵一曼是她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时的化名。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事迹也被人们广为传诵，但她的身世却一直鲜为人知。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于四川宜宾县（今宜宾市）白花场伯阳嘴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兄妹八人，一曼排行第七。在一曼的五个姐姐和一兄一弟中，她最敬仰的是二姐李坤杰。二姐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肯帮助人。她最恨的是大哥李席儒。大哥蛮横不讲理，父亲死后就以家长自居，不让她出门读书，连大姐夫送的一些革命书刊也不让看，处处用封建礼教约束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倔强的端女儿

她走路带风，说话又快又响又脆。

她爱与别人争理。只要她有一点理由，便放开嗓门儿争论起来，不管你是长辈晚辈，对谁都不肯让步,直到争赢为止,否则硬要争下去。

一曼八岁时人李氏家族办的私塾读书，由于她聪明，学习成绩好，经常受老师夸奖。男孩子不服气，说她是女的，成绩再好也没用。她瞪着又大又亮的眼睛吼道“:哪个说没有用,我偏要读,我还要读大学,还要到外国去游(留)洋”。一曼刚满 10 岁，母亲就给她做了双尖尖鞋，要给她缠足。尽管她蹦地三尺高，又哭又闹，母亲还是叫来儿媳周帮翰一起将她摁倒在床上，将两只脚缠了起来。待母亲、嫂子转身离开,她便用剪刀剪开了缠脚布,用柴刀砍烂了尖尖鞋,母亲哭过多次也无济于事,父亲、母亲又打又骂,但她还是硬顶硬抗,从不屈服。

大姐夫郑佑之

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当了赵一曼半年家庭教师，她感到大姐夫很了不起。他见她书桌里藏有蝴蝶，不仅不收缴，还告诉她这是毛毛虫变的。他还能讲出一根草、一朵花、一条小虫的各种道理。

他拿一片海棠叶给赵一曼讲它像中国的地图，他指着周围凸凹的缺口说，中国地盘原本是没有这么多的大缺口,全是帝国主义给‘ 咬 ’的。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大姐夫郑佑之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了四川有名的革命者，中共宜宾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郑佑之总是努力去满足赵一曼的求知欲，为了帮助赵一曼学好文化知识和接受革命道理，他给赵一曼订了《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觉悟》、《前锋》等刊物。这些书刊,赵一曼读得入迷如痴,再也没有心思做别的事情了。夜晚,她室内的桐油灯一直亮至深夜。白天，她躲藏到房后竹林中的岩洞里，全神贯注地读书。她觉得自己跨进了浩瀚的知识海洋，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这些知识，使她逐渐认识了世界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为她日后走向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她敬仰大姐夫郑佑之的人品和渊博的知识，决心像他那样去抗争、去生活。

大火烧不尽

赵一曼爱不释手的那些书刊，终于被哥哥李席儒发现了，他气得暴跳如雷。李席儒顽固专横，

由，不畏强暴，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英勇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地，这类以现代革命斗争史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基地，书写着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使人们能从中领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雷锋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孔繁森纪念馆、林州红旗渠，这类以新中国当代史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基地，向人们展示了在共和国轰轰烈烈的创业史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大批模范人物爱国爱民、真诚奉献的英雄风采，让人们深深感受和体会到：只有艰苦创业、团结拼搏，才能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走向富强。

凡此种种，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夫的信后，一下又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继续奋进的力量，决心不因哥哥的专横而倒下。以后，她把所订的书刊改寄到二姐李坤杰家里，亲自去取，拿回家藏在坛子里，寻找一切机会继续阅读。

入　　团

郑佑之除了亲自给赵一曼订阅书刊外，还把自己学习的书籍《共产党宣言》、《女子参政之研究》等一些革命理论书托人或邮寄给一曼阅读。因不能常与一曼见面，他便用信函指导。他在寄给赵一曼的《两个工人谈话》这本书的扉页上批示道：“请留心，这本书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但它讲到资本家的剥削，则是对的，你可以着重看这些地方。”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给一曼写了上百封信，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识，谈革命形势及如何对待人生……

赵一曼虽然仍被哥哥严格地管束着，但她的思想却已飞越到另一个世界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郑佑之经常收到赵一曼寄给他批阅的心得体会和文章，他捧着一篇篇流畅激越的文字十分激动。他在给一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看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决定认你是一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才了，所以我帮助你，引你到革命的路上去。”1923年秋，郑佑之在成都与何珉辉用通信方式介绍赵一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编者注）。

她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她立志要学德国的女革命家卢森堡、中国的秋瑾，做革命的女先锋。

第二年，二姐李坤杰、四姐李坤能、二姐夫肖简青由一曼和郑佑之介绍人了团。1924年7月，伯阳嘴青年团支部建立，赵一曼被选为团支部书记。

与哥嫂抗争

一曼在家自学受到大哥大嫂的限制，就想外出到宜宾城里读书，但她的要求遭到大哥大嫂的强烈反对和训斥：“女校的风气不好，女生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赵一曼顿时气红了脸反驳道：“你怎能对我说出这样下流无耻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事，也不能单怪女生，你们男人就没有责任吗？”

“你有本事你去上吧，我没有钱。”

“你有钱嫖赌，吸洋烟，就没钱供我读书？你把钱给我。”

“贱婢子，不讨高贵！”嫂子也帮着骂。为此，赵

一曼气病了,吐了血……

她痛苦、愤怒，她拿起了笔，决心把受大哥封建思想压迫的情形公布于社会。她的思想骤然间像冲开了一道闸门，所有要说的话都从笔端流出，跃然纸上：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窗城中，受那黑暗之苦……使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的奴隶……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要拿什么八出（去）七出（去）中加一条不顺兄长出(去),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们读书……同胞的姊妹们呀……请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似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三千多字的文章写好后，一曼寄给大姐夫郑佑之。郑佑之看后激动不已，立即寄往上海和天津。1924年8月6日和18日,文章在上海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刊》和天津以邓颖超为首主编的《女星》杂志以《被兄嫂

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和《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先后登出,同时刊出多篇声援文章,《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特地署名发表了评论。

赵一曼第一次读着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她振奋、激动,流下了晶莹的泪花。

白花场的“妇女解放同盟会”

文章的发表使一曼兄嫂更加愤怒,李氏家族也向她发起了围攻,骂她“伤风败俗”、“败坏门风”,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否则就要把她禁闭起来。于是大哥决定马上把她嫁出门,找个凶狠的男人管教。然而,此时的赵一曼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弱女子,她要抗争,她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天她见媒婆又登门提亲了,就割了一把荨麻等在大门口,见媒婆从屋内出来,立即冲上去拦住道:“哪个要你来管我的闲事?以后你要再敢上门来,我就用这荨麻收拾你。你知道,我是说得出来做得到的”。那媒婆望着赵一曼手里的荨麻告饶道:“么姑娘,我不敢了,我不来了。”说完,赶紧溜走了。这以后赵一曼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她的眼界在不断扩大,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全体妇女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在了一起。她经常偷着走出家门,

到一些农家串门，帮女人们做家务，和她们谈家常，自己对劳动妇女的各种遭遇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

1925年初，赵一曼学习完郑佑之寄给她的有关召开国民会议的材料，感慨万千，即刻写成了《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一文寄到上海，《妇女周报》于4月19日登出。文章写道："……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呼声，早已灌注于一般人的耳鼓，但至今犹未见诸实行，并且还有大多数的女子——尤其是青年女子，深深感受无穷的悲哀，无穷的痛苦（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协同努力，为我们青年男女求平等的幸福——我今把我良心上的几种要求，公布于全国兄弟姐妹之前，请求赞助……总之，我们以前是'事事不能过问，'我今后'非事事过问不可！'……(一)废除一切束缚我们女子的东西，尤其是压死青年女子的旧礼教。（二）社交公开，女子有通信的自由，蓄发、剪发、择业，结婚离婚,种种绝对的自由。(三)……(四)男女身份平等……须有执政权，不单是参政……（五）普及女子教育，特别要注重青年女子……（六）有志求学而力不足的青年女子，国家或地方，均当供给以入学的费用。（七）禁止蓄童养媳，禁止纳妾……(八)……(九)女工与男工工作同样的工当

得同样的报酬……(十)女工月经期内,厂主当加以优待……(十一)女子妊孕期内,不得做工……(十二) 废除娼妓制度，禁止穿耳、缠足的恶习惯……(十三)…… ”

接着，在郑佑之的启发诱导下，赵一曼积极在妇女中开展宣传工作，准备建立妇女群众团体。她约二姐李坤杰首先去联系那些信佛吃长斋的妇女（因她们可以利用化缘、赶庙会、朝山活动联系更多的妇女),很快集聚了 30 多人,成立了“ 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 ”，并开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章，选举李坤杰为会长，赵一曼为文书，负责日常会务工作。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后，积极为妇女办事，后来在白花场一带婆婆虐待媳妇、男人肆虐妻子以及强迫包办女儿婚姻，都要受到妇女同盟会的批评、谴责和教育。妇女会受到了妇女们的信赖，会员很快发展到 180 多人。接着,妇女会为使女孩子和成年妇女能读书识字，就在白花场一所文庙里办起了一所义务女子学校，赵一曼动员二姐夫肖简青当了义务教员。

“ 妇女会 ”“ 义务女校 ”在这山沟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象洪水般冲击着当地的封建势力，引起封建卫道者的仇恨。他们收买一些流氓手持竹棍,闯入文庙殴打妇女和教师。“ 妇女会 ”没有怯

懦,坚持斗争。他们向成渝和叙府(今宜宾城)各学校及进步团体发出呼吁快邮电，很快收到支持的电函，有些报纸发表了抨击文章，使那些气焰嚣张的封建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出　　逃

赵一曼又多次向哥哥提出,她决不嫁人,要到城里去读书，但都遭到哥哥的训斥和拒绝。一曼只得找二姐商量，决定逃走。当她找母亲诉说时，母亲哭了:"端女儿,妈这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伯阳嘴，你这一走就一二百里，妈咋个放心得下。"赵一曼为妈擦去眼泪说:"妈,我已经长大了,我会自己照顾自己。"母亲疼爱自己的么女，但她却无法挽留她。一曼也同样舍不得离开母亲,一直到过了 1926 年春节，才不得不向母亲告别。

这天,趁哥哥嫂嫂不在家,赵一曼带上简单的行李，走出了自己住了多年的房间，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伯阳嘴，到了二姐家。

二姐和二姐夫执意要亲自送她到叙府城里，把她交给大姐夫郑佑之。鸡叫头遍，他们便动身启程。路上,二姐考虑到山路太难走,爬坡上坎,曲曲弯弯，加上一曼又是第一次出远门，不能让她累着，提出要雇一个人背行李。一曼却不肯，说自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后再走多远，行李都得自己背，现在不学不行。二姐心痛地说："你从没走过长路，哪个（怎能）受得住？"她笑笑说："二姐你不要担心，我受得住。"说完，背上行李大踏步向前走去。

第一天走了 60 里，赵一曼的双脚都起了血泡，不得不在一个乡场上住下。虽然烫了脚，休息了一晚，可第二天赵一曼两腿仍然软得不行，但她还是坚持背着行李走，直到掌灯时分才到了宜宾城里。在大姐夫郑佑之的安排下，赵一曼住进了郑家院子。这里是宜宾党团组织集会、学习的地方，赵一曼的到来，使郑家几个小女子特别高兴，尤其是郑琇石、郑负如两姊妹，尽管一曼一身乡土气，但她漂亮，说话亲切真诚，又有灵气，加上年岁相近，又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志，大家都喜欢她。她们挨挤在一起睡觉、摆龙门阵、讲故事、谈理想，很快就似亲姐妹一般了。

赵一曼要报考女子中学插班生，郑家几姊妹便日夜帮她复习功课。她聪慧敏捷，又十分用功，因此，并没有费多少劲就顺利地考进了女子中学。

开学那天，郑家几姊妹决心把赵一曼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们拿出郑双壁大姐舍不得穿的素花丝葛短袄，黑绸裙换下赵一曼穿的那件要罩住膝盖的粗布蓝袄，让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城

市大姑娘，体态更显得轻盈潇洒，前后判若两人，几个女子乐成了一团。到了学校，她们进了同一间宿舍,学习上、生活上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同时，积极开展团的活动。

新的生活给一曼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对今后的日子充满信心。

第一篇作文

一曼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读过几年私塾,数学、英语比别的同学要差些，又加上她是乡下来的姑娘，好些同学就歧视她，背后讥讽她是乡巴佬，但她不在乎，只是暗暗下功夫赶上去。碰上难解的题，晚上宁可少睡觉，也要彻底弄通不可。早上起来她就读英语，她在衣兜里放了个小本子，有空就掏出来念。

开学后第一堂作文课，老师尹绍洲出了道作文题：《‘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呼叫声谁更凄惨？》。赵一曼稍加思索，挥笔写道：

“春天来了,杜鹃鸟一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不停地啼叫着。听起来不免有些令人难过，所以古诗人有‘杜鹃啼血……’的词句，形容其叫声的凄惨……

“‘炒米糖开水’,是小贩的叫卖声。当夜深人

静的时候,远处传来‘炒米糖开水,炒米糖开水’的喊叫声，特别是风雨之夜，小贩踏着泞泥的道路，一手提着开水壶，一手提着盛炒米糖的竹篮子，穿街过巷，叫卖炒米糖开水。这种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并不像‘不如归去’的叫声那样感动诗人,但是听起来实在是够凄惨的了。

“……有种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自己不劳动却过着所谓‘幸福’的寄生生活。可是,他们的‘幸福’却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广大的)穷苦人民，被压在社会底层，苦难深重，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为了求生存，被迫做小贩沿街叫卖‘炒米糖开水!’这种叫卖声,深夜传来,扣人心弦，比起‘不如归去’啼叫声来,更觉凄惨,每每听之而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种社会的不平现象，向我们提出要求,必须改造它,这是责无旁贷的。”

尹老师读完这篇作文，连声称赞，并向全班朗读，夸奖一曼作文写的好，能联系实际，思想性强。同学们被感动了，都不由得扭过头向赵一曼投去羡慕的目光。赵一曼终于以自己的优异成绩，改变了在同学们眼里的形象。

剪　　发

老师的表扬，使那些瞧不起一曼的同学改变

了态度，班里团结的气氛加强了。一曼主动去接近那些曾经瞧不起她的同学，有空就和她们聊天，讲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的斗争故事，还借给她们一些进步书刊阅读。同学之间发生摩擦，一曼就从中调解。对有严重缺点的同学，她就当面批评帮助。由于她性情爽朗，待人诚恳热情，同学们遇到困难都愿意找她谈心，求她帮助。她和同学的关系日渐亲密，大家越来越信任她了。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她被选为支部委员。学生会成立大会上，她被选为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长，还代表女中学生会出席叙府学联，担任学联常委，分管宣传工作。

一天，学校突然贴出一张布告，规定中学班的学生一律挽髻，不得梳辫子。根据团委指示，团支部决定由一曼带头剪发反对这种封建的清规戒律。第二天清晨，一曼领着几个披头散发的同学，拥到钟学监的屋子里，说不会绾髻，请钟先生帮忙绾。学监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曼说“你不帮我们绾，我们只好剪了。”说完，拿出剪刀“咔嚓，咔嚓”，把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这一突然举动可把钟学监吓呆了，气得她说不出话来。在一曼的带动下，女中学生中思想进步一点的全部剪成了短发。接着，剪发之风四处蔓延开去，使叙府四邻的县镇和乡村的女青年也受其影响。一时间，妇女中

掀起了一股剪发热潮。

这年春天，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反“仇货”

1926年6月的一天，大雨滂沱。“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宜宾，同时叙府外交后援会得到消息，“川北号”轮船载着亚细亚美孚煤油，顺长江而上正向宜宾码头开来。后援会立即通知学联，决定通过学生掀起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不准“川北号”靠岸。一曼当即和女中的同学们向大南门外王爷庙码头奔去。雨越下越大，连雨伞也撑不住，她们全身都湿透了。“打倒帝国主义！”“反对经济侵略！”的口号声和风雨声交织在一起。一曼领着女生们到达码头时，男中的同学也已到达，霎时码头挤满了两千多名学生。当“川北号”轮靠近码头时，学生们拣起石块，向船上砸去，势如暴雨。接着，一曼和一些男女同学冲上船去，把上百桶洋油推入江中，顿时五颜六色的洋油桶似彩虹一样漂浮在江面上。慑于同学们的威力，“川北号”吓得赶紧解缆起锚欲逃。突然，枪声划过天空，原来“黑煞神”杨仲才奉川南王刘文彩和驻军司令辜勉之的命令，带了一连城防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刀枪向码头冲来，学生队伍顿时一片混乱。

杨仲才一边向天上放枪，一边吼道：“马上都给我滚,不滚老子就叫他脑壳开花!”

赵一曼迎面冲上去,怒视道:“开枪吧!你们杀吧！你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为啥子不把枪口对准帝国主义，对准军阀……”学生们立即围了上去，紧握拳头,怒瞪双眼,高声喊叫。杨仲才见情况不妙，带着士兵撤离了码头。

回到学校，一曼感到四肢无力，浑身发热，她病了。这时传来不好的消息，城防司令辜勉之扣留了外交后援会派去谈判的三名代表，抓走了在江边监视“川北号”行踪的十几名学生，同时还冲散了街头宣传的女学生。

根据党团组织的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是坚持斗争，营救被捕的代表和学生。一曼强撑病体率女中宣传队上街讲演,喊口号,贴标语,撒传单。她们到与洋人勾结贩油奸商李伯衡店铺门前，把标语密密麻麻贴满门板。此时,全城沸腾起来了,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加上各地纷纷来电声援,反动势力终于妥协了：所有煤油七折拍卖，三天卖完,保证不再贩运“仇货”。当局释放了谈判代表和扣留的学生。

反“仇货”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学校大门口挂出了斥退赵一曼、郑蜀雄等十三名学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